



# 安全理事会

PROVISIONAL

S/PV.2896

30 November 1989

CHINESE

UN LIBRARY

DEC 4 1989

UN/SA COLLECTION

## 第二八九六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9年11月30日星期四，下午4点30分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 席：李鹿野先生

(中国)

成员国：阿尔及利亚

朱迪先生

巴西

诺古尔拉—巴蒂斯塔先生

加拿大

福蒂埃先生

哥伦比亚

佩尼亚洛萨先生

埃塞俄比亚

塔德西先生

芬兰

特尔努德先生

法国

布朗先生

马来西亚

拉扎利先生

尼泊尔

拉纳先生

塞内加尔

迪阿罗夫人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

别洛诺戈夫先生

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里查逊先生

美利坚合众国

皮克林先生

南斯拉夫

佩伊奇先生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安理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750室)。

下午5点15分开会。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1989年11月27日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991)

1989年11月28日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20999)

主席：各位成员可以看到，安理会会议厅内已装有设备，可以观看录像。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两国代表分别通知我，他们两国代表团打算在发言时放映有关审议中的项目的视听材料。根据惯例，并经安理会事先协商时所同意，我已请秘书处作了必要的技术安排。

我要通知安理会，我收到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代表的来信，要求邀请他们参加安理会对本议程项目的讨论。按照惯例，我提议，如果安理会同意，就按照《宪章》的有关规定和安全理事会暂行议事规则第37条，邀请这两位代表参加讨论，但没有表决权。

没有人反对，就这样决定。

应主席邀请，卡斯塔尼昂达先生（萨尔瓦多）和卡勒德拉先生（尼加拉瓜）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主席：安全理事会现在开始审议议程上的项目。安全理事会是应S/20991号文件所载，萨尔瓦多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11月27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中提出的请求而开会的。

安理会成员们面前有尼加拉瓜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11月28日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载于S/20999号文件。我还要提请安理会成员们注意下列其他文件：S/20985，南斯拉夫常驻联合国代表1989年11月22日给秘书长的信，和S/20994，阿根廷、巴西、哥伦比亚、墨西哥、秘鲁、乌拉圭和委内瑞拉常驻代表1989年11月27日给秘书长的信。

安全理事会认为必须促请各方作出努力，确保中美洲的和平进程向前迈进，而避免做任何可能妨害这种努力的事情，因此，经安理会在事先协商过程中所同意，我在会议一开始便呼吁所有发言者在发言时尽量克制，不要干扰和平进程。

我的名单上的第一位发言人是萨尔瓦多代表，我现在请他发言。

卡斯特纳达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首先请允许我祝贺你在就任安理会主席期间出色地履行了你的职责，并感谢你善意地对我们提出的关于紧急召开安理会会议的要求做出了反应。我们要求召开这次会议是要审议针对我国的严重事件以及侵略，这些事件给中美洲的冲突状况增添了新的内容，其性质违背了《联合国宪章》的规定，如果继续下去，将会危害中美洲的和平与安全，并有扩延到周围地区以外的严重危险。我还要祝贺加拿大的常驻代表福蒂埃先生作为十月份安理会的主席作出的值得称道的工作。

萨尔瓦多求助于安理会是因为它被迫向尼加拉瓜政府的严重侵略行径提出控诉。这种侵略行动的严重责任在于桑地诺政权的最高一层。但是，在描述这些事件之前，我想介绍一些背景情况，并描述一下决定桑地诺政府的侵略态度的那些事件。

萨尔瓦多本着最良好的愿望，加入了《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以及《太阳海岸协定》。接着，在萨尔瓦多人民自由地行使了他们神圣和不可剥夺的普遍公民投票权利的一次总统选举中，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阿尼先生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根据宪法任期五年。就任以来，克里斯蒂阿尼总统为了对本地区的和平以及社会 and 经济发展做出贡献，极其重视区域协定。他对在中美洲开始一个民主、多元化

以及参与的进程的方针给予了最大的支持。同样，他支持了1989年8月5、6、7日在洪都拉斯的特拉举行的会议上开展的工作。这次会议最后达成的新协定批准了过去旨在推动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条件和规定。这些协定规定，作为政治解决中美洲冲突的前提条件之一，彻底禁止向在各国行动的非正规部队提供政府援助。

《特拉协定》建议停止敌对行动，通过这些力量之间的政治谈判。把它们纳入民主生活。当然，如果这类非正规部队继续得到更多的武器、军事装备、后勤支援或庇护场所等这类用来鼓励这些少数叛乱团伙使用暴力的东西的话，这种谈判就会受到严重阻碍。但是，除了给对话造成的这种影响外，还有更严重的一个方面：它侵犯了不干涉它国内政的原则，构成了国际文书中所确定的侵略行为。

自从1980年以来萨尔瓦多的历届政府来到大会、安全理事会、美洲国家组织的区域论坛以及我们自己的次区域论坛——中美洲各国总统会议，为的是谴责桑地诺政权的愚蠢态度。这一政权顽固奉行一条援助萨尔瓦多的非正规部队的政策。为了避免回顾过去十年的历史，我们请安理会参看1988年2月9日发表的文件A/42/914/S/19486。在该文件中，萨尔瓦多政府请求国际核查及后续委员会的特设小组在该年1月5—6日访问尼加拉瓜期间，对有关桑地诺政府向在萨尔瓦多境内活动的非正规部队提供支持的各项内容开展一项调查。那年的10月18日，一辆卡车在跨越尼加拉瓜边境后，在洪都拉斯境内被扣押。该卡车载有大量的武器，将被运往在萨尔瓦多境内活动的非正规部队的武器库。司机的供词明确无疑。他供认说，在过去的十二个月里，武器的转运一直不断。卡车载有下列武器：17支M-3型口径45毫米冲锋枪、6支9毫米标准口径冲锋枪、13支梅德森式9毫米口径冲锋枪、1支M-23型9毫米口径冲锋枪、1支M-1型加德伦式半自动步枪、20支AK-47型或AKM式自动步枪、4支M-16型自动步枪、9支加利尔式自动步枪、3支FN/FAL型30毫米口径自动步枪、1支FN-CAL 223毫米口径自动步枪、2支9毫米口径手枪、1支A-4型冲锋枪、1门

60毫米口径迫击炮、1架RPG型火箭发射筒、30枚RPG火箭、19,000发轻武器弹药、553发口径为60毫米的迫击炮弹、102枚手榴弹、365枚枪榴弹，等等。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洪都拉斯政府当时曾发表过一项正式声明。

非正规部队向在圣萨尔瓦多的萨尔瓦多人民发起了疯狂的袭击。这种袭击始于刺杀共和国总统的罪恶企图。总统官邸和私人住宅都遭到迫击炮的轰击。此外，立法议会议长和其他高级官员也受到了类似罪恶的袭击。在丹尼尔·奥尔特加以及该政权的发言人发表了正式声明后，桑地诺政权的行径变得更加清楚了。奥尔特加以及该政权发言人完全支持在萨尔瓦多境内的非正规部队的反民主活动。其中给予这种支持的还有这些非正规部队的声音——文色雷莫斯电台。这个电台的信号与桑地诺电台联系起来后，大大提高了发射功率。

非正规军中的几名游击队领导人在执行其罪恶的暴力计划之前就在尼加拉瓜，从其在马那瓜的指挥中心准备和指导造成一千多人死亡及很多人受伤的战术行动，这一事实进一步证明了桑地诺对这些非正规军战争政策的援助，这些军队有计划地否定民主进程，拒绝所有旨在进行对话的真诚努力，从而破坏了在墨西哥城达成的关于进行对话的协定。

用现代进攻武器偷袭萨尔瓦多的行动证实了军事物资是最近提供的，显然，装备不仅是在最近几个月中储存的，它还反映出物资在继续供应，其数量足以维持八天以上的火力。少数反民主的非正规军的绝望罪恶计划，需要尼加拉瓜政权的全力声援，其形式为道义宣传与外交支持，并表明该政权决心继续援助在萨尔瓦多领土上活动的非正规军。

我不想低估我们所有中美洲国家的问题根源的内部因素，或影响这些问题的很多外部因素。然而，我们如果客观地看一下该区域的近代史和各种事件的发展，就可以肯定地指出，坚持要把过时和反民主的制度强加给其人民的桑地诺政权的僵化立场、本质和态度，更严重的是它向邻国输出这种制度及拒绝为该区域的利益改

变和松弛其在该地区处理相互关系的行为，这一直是中美洲各国关系紧张的主要根源，也是实现稳定和持久和平的对话与合作取得进展的根本障碍。

因此，桑地诺政府将其坚决支持非正规军的决心置于埃斯基普拉斯、太阳海岸和特拉等区域协定之上，并在这紧要关头冒险卷入向一个打着“机不可失，时不再来”的口号进行活动的反民主的少数力量提供装备和武器的危险游戏，希望萨尔瓦多人民会起来支持其战略。而人民对这种侵略的回答一贯是坚决和强烈的反对。

很明显，尼加拉瓜政权在签署中美洲协定时并无诚意。它这样做只是想削弱和清除尼加拉瓜的反抗力量，然而它从未打算对在萨尔瓦多活动的非正规军实行同样的行为准则。因此，它的决心和思想与它对待尼加拉瓜反抗力量的作法大相径庭。桑地诺政权的战略表明它想摧垮尼加拉瓜的民族反抗，同时加强萨尔瓦多的非正规军。

11月25日，当一架未经注册的飞机在萨尔瓦多领土上坠毁时，桑地诺政权的这一双管齐下的办法昭然于世。详细情节如下：Cessna310轻型飞机于凌晨5点30分坠毁在7547J/EI Transito/Usulután。

飞机的特征是：Cessna310双引擎飞机；正式牌照号码：FASAND 534；普通牌号：YN-BYK。飞行路线：从蒙特利马尔起飞（西86度32分9秒），北（11度47分1秒）。然后沿288度磁航向飞往圣费利佩（西87度50分，北12度21分），沿325度航线飞向西88度21分，北13度10分。这架飞机载有75毫米G-10火炮一门，编号4615490；一副三脚架，号码3790；一个测向计，号码60-2 K2-10NNMO530；一枚红色信号灯导弹；22发82毫米炮弹；25发75毫米炮弹；和24枚萨姆-7地对空导弹。

下面是进一步的材料。一年前，该架飞机在进入危地马拉时被通讯系统观察到，桑地诺空军标号534。

发现的文件中有一张小型彩色萨尔瓦多航空地图； 一张大幅彩色地图； 一份八页厚手写的描述 Cessna 310 飞机详细活动的飞行手册； 一张手写的使用红色信号灯导弹说明的证券纸； 一本标有“必要时销毁”字样的手写的如何使用 C-2 全套装备的手册； 两张马那瓜尼加拉瓜空运服务公司飞机修理情况报告表； 三张照片，其中两张护照相片、一张大彩色相片； 两串 500 硬币； 两个市内交通币； 一把小钥匙； 一个黑钱包； 一块四字形的硬纸板，上面手写着飞行日程。

为向安理会成员提供情况，我要求允许将我刚才阐述的详细情况编成文件，提供给各位成员。

这一事实的严重性是显而易见的，其目的在于试图通过使用诸如地对空导弹发射架等先进武器，以在质量方面进行改善。 因而，桑地诺政权负有双重责任，因为该政权不仅参与了提供武器，同时还引进最为先进的战争武器，从而增加了该地区冲突局势升级的危险。

为使安理会直接掌握坠毁的飞机所载的武器类型，从而认识到尼加拉瓜政权不顾后果，不顾目前尚有效力的国际文书，也不顾本地区各国间关系所可能产生的影响，不负责任地经常试图与在萨尔瓦多境内活动的非正规力量保持声援的关系这一事实，我们将展示该机所载的 SAM-7 型地对空导弹发射器。

此外，如果安理会允许，我们想放一小段录像，由卡洛斯·阿曼多·阿维莱斯上校解说。

在安理会会议厅里放了一段录像。

阿维莱斯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这段录像是在我国首都圣萨尔瓦多市以东 80 公里的乌苏卢坦省特兰西托专区（El Transito jurisdiction）皮德拉斯帕恰地区（Piedra Pacha Zone）拍摄的。 1989 年 11 月 25 日上午 5 时 30 分左右，发现了一架被击落的飞机，经查为一架双引擎的 Cessna

310型飞机，桑地诺空军正式编号为534，总编号为YN-BYK。录像现在展示这架飞机上携带的武器。机上四名人员丧生，其中三人身穿战地伪装服，驾驶员穿便衣。

机上物资包括75毫米无后座力炮一门，Redeye 导弹一枚。录像现在展示据当地一农民说是机上一人员用来自杀的武器。

录像现在展示Redeye 导弹和24枚SAM-7型地对空导弹，一份航行图和一份飞行计划，表明飞机从尼加拉瓜蒙特利马尔起飞。图上的血迹显然是驾驶员在飞机坠毁而丧生时留下的。录像现在展示其他缴获的武器。

根据我们的情报，这架飞机的通讯系统一年前曾在危地马拉维修。飞机进入危地马拉时的统号为桑地诺空军编号534。

录像现在展示82毫米的手榴弹，共有22枚；一枚撞成二截的导弹。各位现在看到一门无后座力炮和飞机的尾部。尾部没有损坏。飞机编号已被白漆涂掉。

各位现在看到二份萨尔瓦多共和国航行图，表明原定的飞行计划是在萨尔瓦多降落。黄点表示起飞点和目的地。

这段录像是卡斯塔涅达大使提出的事实的实物证据。

卡斯塔涅达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萨尔瓦多不想使中美洲成问题的局势导致属于正当自卫范围内的行动。我们要相信，《埃斯基普拉斯二号文件》、《哥斯塔德拉索拉协定》和《特拉协定》为限制这种不负责任的侵略行为提供了一条途径。安理会应确保冲突不在本地区扩大，并结束所有这种违反各项中美洲协定的行为，因为严格和有效地执行这些协定的条款能导致地区和睦。

尽管发生了这些侵略行为，萨尔瓦多政府仍然一直在作出建设性努力，并认为现在挽救这些协定为时还不晚，只要安全理事会承担起自己的首要责任，有效、公正地帮助证实我们指控的内容。



萨尔瓦多政府不要求安理会采取什么具体行动；安理会应当用它自己认为最恰当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如果安理会决定派调查团去现场查明事实与责任，萨尔瓦多政府将与调查团充分合作，以使它能亲自证实我们的指控。这样一个调查团的任务可依据在中美洲建立联合国观察员小组的安全理事会决议的精神。这将使安全理事会有机会表明它能有效地履行自己的职责。我们希望安理会公正、客观地采取安理会认为恰当的措施，因为我们想通过严格、充分、有效地遵守为在该地区实现和平与稳定所作的承诺避免使紧张升级。

如果这里所提供的证据和新闻媒介所反映的世界公众舆论，是足以令人信服和清楚地使安理会认为没有必要任命一个代表团的话，那么我所代表的合法政府想在此正式声明，其愿望就是要严格遵守中美洲协议。只有这样，才有可能避免萨尔瓦多和尼加拉瓜之间局势出现任何恶化。如果桑地诺政权不结束它的干预政策，萨尔瓦多对此是不会等闲视之的。如果桑地诺政权继续坚持侵略和违背理性的态度——这是违背历史的，那么它就会开始进行一系列破坏中美洲和平的事件。

不幸的情况使萨尔瓦多有史以来第一次求助安全理事会以控诉桑地诺政权。根据其第 637(1989) 号和第 644(1989) 号决议，安全理事会成为履行中美洲协议的保证人。如果不采取行动阻止桑地诺政权公然违反这些协议的条款——那些作为其结构并使之平衡的条款——那么该地区的和平和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就会受阻，甚至可能出现倒退，因为这种违反《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太阳海岸协定》和《特拉协定》的做法就会使之变成完全无效的东西。

萨尔瓦多政府仍然看到桑地诺政权将遵守这些区域协定的微弱希望，这不是因为该政权以良好的意愿签署了这些协定，也不是因为它信仰作为这些协定基础的哲学，而是因为它将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意识到，不这样做就会使该地区的每一个国家遭受苦难。

桑地诺政权要么不惜损害中美洲的和平，继续帮助在萨尔瓦多活动的非正规军，要么承认历史的责任，找到一项临时办法，以便有关政府至少会在总统一级达成的区域协定——这些协议得到了国际社会有保留的支持——的基础上彼此尊重。

安全理事会已在其他场合下开会审议中美洲的局势，审议已使紧张局势进一步恶化的事件以及该地区各国之间武装对峙的可能性，并支持实现该地区和平的努力和途径。作为审议的结果，安理会通过了包括一系列针对所有国家的原则和建议的决议。其中包括：该地区所有国家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生活在和平与安全之中的权利；避免任何对其他国家及其机构制造不稳定局势或对其进行破坏的手段及企图；尊重主权和人民自由选择它们自己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在消除外来干预、颠覆、任何直接或间接的胁迫和威胁的情况下，发展符合各国人民利益的关系；不对该区域任何国家采取任何种类的可能阻碍实现和平的措施，并放弃支持或促成这种措施；该地区内外的任何政府立即停止向在该地区活动的非正规军或反叛部队提供任何种类的援助，无论这种援助是采取公开还是隐蔽的形式。

这些原则和建议规定了权利，但也规定了义务；中美洲有义务严格遵守这些原则和建议，以便不给试图使其在危机中插手的行径合法化的第三方国家以可乘之机，因为这些危机必须由中美洲国家自己解决。因此，在某些情况下求助于安全理事会的桑地诺政权，现在被要求履行和遵守这些原则。

萨尔瓦多政府是经过自由选举而产生的，它相信它今天提交给安理会的侵略案例将会得到应有的紧迫注意。

我在讲话中所陈述的桑地诺政权的行为，是一种使我所代表的民主政府不得不与马那瓜暂时中断外交关系的行为。克里斯蒂安尼总统没有走到与之断绝关系这一步，因为他想使大门敞开，以便让国际和中美洲机制能够使地区和平协议恢复法律效力，其效力之所以丧失，乃是因为桑地诺政权丧失理智的行为所造成的。如果

这个政权不遵守中美洲协定的条款的话，萨尔瓦多一定会与尼加拉瓜政府断绝关系的。

然而，我们认为可以在与尼加拉瓜政府在萨尔瓦多进行干预所造成危机前确定的日期不同的时间里举行总统高级会晤，日期必须商定。这次高级会议可以在任何地方举行——危地马拉政府已提出可以作为会议的东道国。目前只有尼加拉瓜领土应排除在外，这是出于政治道德方面的原因。克里斯蒂安尼总统的灵活性，中美洲精神和对和平的承诺，在那项具有政治家风格的决议中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

我们以历史的观念看待未来，但我们是绝不会对反民主的势力或威胁屈膝投降的。

主席：我感谢萨尔瓦多代表对我讲的友好的话。

下一个发言人是尼加拉瓜代表，我请他发言。

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主席先生，在我发言之前，我请求你允许我向安理会播放一些幻灯片和录像带，这些资料将与我晚些时候所要涉及到的各种题目有关。

在安理会议事厅放映了一系列幻灯片。

评论员（以西班牙语发言）：这些照片显示了暗杀队的受害者。

这些是萨尔瓦多部队最近对平民进行轰炸的受害者。受到怀疑的母亲遭受暴力行为。“母亲办事处”这个犯人母亲组织于上个月遭到破坏。

这是 NASTRAS 工会总部，被萨尔瓦多军方的炸弹炸毁。

这是被暗杀队暗杀的，已故大主教阿鲁尔弗·罗梅罗的照片。

在这张幻灯片上，你们可以看到圣费尔南多教堂，它遭到萨尔瓦多武装部队的轰炸。

这张照片显示在圣萨尔瓦多天主教大学被野蛮杀害的耶稣会牧师和他们的两个助手。 这些杀人行为都是萨尔瓦多武装部队的成员干的。

最后，这些是萨尔瓦多部队轰炸平民的照片，其中包括被炸毁的房屋和儿童，他们是狂轰滥炸的受害者。

现在我们放一小段关于最近事件的录像带。

在安理会议事厅放映了录像带。

解说（以西班牙语发言）：人的代价以及社会和经济代价很大，但这里仍有希望。 我不认为一切都完了。 这些是痛苦的岁月，但我认为，我们将可能取得重大的政治和社会进展。 谁能用数量表示长达10年的战争的代价：七万人丧生，最近又开始活动的暗杀队不受惩罚地犯下的罪行，以及罗梅罗大主教遇刺，数以千计被迫流离者以及公然侵犯人权的行为？长达10年的战争夺走或严重摧毁了许多萨尔瓦多人的生命。 这场战争似乎没有尽头。 受害者的数目可能增加。 根据天主教会的统计，1988年萨尔瓦多侵犯人权的事件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七。 大多数死亡都是由政府保安部队和暗杀队造成的。

解说：捍卫民主意味着我们这里有一个民主政体。 不幸的是，我们这里没有民主政体。

解说：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社会心理学家马丁·巴罗神父二十年前来到萨尔瓦多。 他主持了萨尔瓦多的唯一的一次独立的民意测验。

解说：这场战争也变成了一场美国战争吗？

解说：这是一场美国战争，因为美国是这个国家的主要力量。 美国是作战一方的军事援助的主要提供者，美国人为这场战争出钱。

解说：你们将看到的图片都是生动的证据，它们表明虽然美国向萨尔瓦多军队提供大量援助……

解说：这个国家的问题不是共产主义或资本主义的问题。 这个国家的问题是基本的财富分配和基本的需求问题。

在这个国家,如果你要求满足这些基本要求,你便成为一个颠覆分子。 为什么? 因为如果你想要满足那些基本需求,你就必须改变这个社会制度。你必须改变这个政权。 但是,你然后就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然后你就成了一个叛乱分子,然后你就成了一个革命者,然后你就必定遭到镇压,于是你就遭到了镇压。 于是那里出现了镇压,于是那里就开始了内战。

解说：这是1989年的萨尔瓦多。 自星期六以来有八百多人被杀害,其中有六名耶稣教士,他们被从床上拖下来,遭到折磨,当夜被谋杀。 在过去10里总共有七万人丧生。

解说：飞机和直升飞机,恐惧,再次出现白色恐怖。 今天凌晨三点以后的某个时候,大约有二十名穿着军服的男人闯进这所大学校园。 他们毒打和拷打了六名牧师,一位家庭主妇和她的女儿。 然后开枪打死了他们。 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记者彼得·科林斯说,主要怀疑对象是萨尔瓦多臭名昭著的暗杀队。

解说：政府立即把此事归罪于左派叛乱分子,但是迄今得到的间接证据却指向另一个方向,指向极右分子。

解说：暗杀队一向与右翼政党民共联盟有联系,总统由该党的人担任,他们在立法院拥有众多席位。

伊格纳西奥·科里亚和他一起工作的牧师一道编辑了一份中美洲研究的刊物。 他们经常被指控为同情叛乱者。 两星期前,受害者之一的塞贡多·蒙特克斯向一位采访者谈到了他受到的威胁:“我被武装部队和民共联盟错误地指控为为马解的暴力行动辩护。 在通常情况下接着而来的是暗杀队的处决,”他说道:“但至今为止我还没有被杀害。”

一个月以前，另一个受害者——这所大学的副院长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博士说，他承认有死亡的可能性。

解说：我认为这清楚地表明，谁赞成萨尔瓦多多数人民的权利，谁就面临危险。我们愿意同意这些关注。

解说：在萨尔瓦多，在部队指控尼加拉瓜政府向游击队提供装备的同时，马解领导人发现尼加拉瓜反政府军又是他们的主要侵略者之一。

在此，我们要评论一下中美洲武器的来源。

解说员（以西班牙语发言）：现在我们请你们看一些图片，只是请诸位注意以下情况：

请注意这张照片，飞机完全坠毁。这是美联社提供的照片。现在请注意声称是来自这架飞机的武器，完好无损。萨尔瓦多政府正式宣布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尼加拉瓜籍的毛里西奥·基罗斯，按照这一说法他已经死了。但《费城咨询报》的这张告示却提及基罗斯先生的声明，说他身在马那瓜，健康情况极佳。

塞拉诺·卡勒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请允许我表示对你主持安理会本月工作表示满意并祝贺你如此干练地指导联合国这一重要机构的工作。

我国政府满意地指出，我们的要求立即得到接受，我们提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要把本次会议的目标扩大到“包括审议萨尔瓦多的局势严重恶化。正在对中美洲和平进程产生的严重影响”（S/20999）。这就使得有可能将这一问题如实地看作整个局势的一部分。

萨尔瓦多代表对局势所进行的描述只不过是为了掩盖一段时期以来萨尔瓦多人民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倘若有一点点责任感的话，就不能也不应该将这一兄弟般的中美洲人民遭受苦难的真正原因归咎于据说是企图骚扰萨尔瓦多国内局势的外部因素。

在拉丁美洲的历史上，萨尔瓦多的情形属于令人最为伤心之列。根深蒂固的有系统的剥削是该国历届政府的行为模式，而人民则永远处于被剥削的地位。最无人性的财团与镇压成性的军队结成联盟，用血与火力维护其剥削人民的机制。任何稍有侧隐之心的人都会从真正的根源上来看待这一问题。

1962—1965年的第二次梵蒂冈理事会和1968年的麦德林会议带来了仁慈的新影响，在感觉到这些影响之后，教会便脱离了这一镇压性的联盟。当时，来自世界各地，来自拉丁美洲，特别是来自萨尔瓦多的神父、僧人和修女都为了穷苦的人们而应召天命，承担起责任及其后果，从而成为镇压与制度化了的暴力的目标。只有从这一历史与结构的角度才能真正全面地了解萨尔瓦多危机的原因、根源及其发展。

萨尔瓦多特权阶层少数对多数人所提出的正当的、无可非议的正当而迫切要求所作出的反应却是践踏萨尔瓦多人民的人权。只有在这一范畴内才能对萨尔瓦多的权力机构破坏人权的行径进行解释，任何了解——哪怕是起码了解这一不幸国家的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对几十年来贫穷、一无所有和处于社会边缘的人所施行的暴力使得这一邻国浸于血泊之中，不过近十年中镇压从未达到这种令人胆寒的地步。

也许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自1932年以来，萨尔瓦多一直处于对这些恐怖事件的哀叹之中。三万农民因为要求达到最起码的生活水准而遭到杀害，从而开始了一个恐怖与残忍的统治；这一恐怖统治最令人痛苦的事件包括杀害萨尔瓦多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尔福·罗梅罗，数名北美修女，萨尔瓦多人权委员会主席，以及最近杀害工会工作人员和耶苏会神父，这种罪行震撼了世界人民的良知。

对萨尔瓦多人民继续遭到镇压我们不得不表示严重关注。我们仅举几例，也许是过去几天中对世界公众舆论影响最大的几个例子；但我们不想在本发言中再继续列举恐怖事件。不过，我们不得不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卢西亚·巴雷拉·

德塞尔纳夫人曾经目睹了几天前的暴行。她由于得不到萨尔瓦多政府的保障而不能留在自己的国家，已经举家投奔美国，以保全性命。国家检察官写给教皇一封信，要求教皇从该国撤出所有神职人员，因为他们的生命与身体根本无法得到保障，对此，我们不得不公开表示震惊。

我说这使我十分震惊是因为发表这一讲话的级别很高，还因为在我国牧师和其他圣职人员通常不仅受到尊敬和爱戴而且还成为外交部长、部长和大使。

和纽约当选市长戴维·丁金斯与波士顿市长雷蒙德·弗林所表示的一样，我们也不得不表示同样的关注。这两位市长和美国许多城市的其他许多市长和高级官员一起在给美国总统布什和国会议员的信中批评美国向萨尔瓦多政府提供军事援助。

“美国9年来向萨尔瓦多提供了价值35亿美元以上的援助和几百名与战争有关的人员。但美国的政策未能为萨尔瓦多人民建立民主、稳定与和平而带来必要的改革。”

我们不能不注意到埃利奥特·艾布拉姆斯先生所说的话，他的观点众所周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他对中美洲民众的事业有任何同情。根据11月26日来自华盛顿的EFE新闻社的电报，他说：

“从过去10年我们能够在萨尔瓦多看到的冲突的历史来看，我认为耶稣教士和两名妇女的死亡是军方所为，而不是马解阵线。……我们历来都没有游击队干过这类事。某些萨尔瓦多军事人员在过去与所谓的敢死队和右翼有过联系。”

我们必须请大家注意无数人表示的愤怒，其中有耶稣会会士富尔顿大学校长，约瑟夫·奥黑尔。我引用11月22日的EFE报道，他指控美国政府“向萨尔瓦多的屠夫提供武器，因而它对上星期6名牧师的死亡负有间接责任”。此外，他说：



“在经过10年的侵略，含糊其词，连篇累牍的模棱两可之后，上星期四的杀人行为极为明确地提出了一直围绕美国萨尔瓦多政策的问题：我们能够向屠夫提供武器而不沾上无辜的受害者的鲜血吗？”

尊敬的奥海尔在悼念被暗杀的耶稣教士而举行的弥撒上布道时讲了这番话，1,000多名高士基督教会权威参加了弥撒，其中有纽约大主教约翰·奥康纳、三名主教和在联合国的罗马教廷代表马蒂诺阁下。

我们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美国各最有代表性教会的领袖发表的联合声明，其中有圣公会主持主教埃德蒙·布朗宁阁下、美国长老会常任执事詹姆斯·安德鲁斯阁下和美国基督教会全国委员会秘书长尊敬的詹姆斯·汉密尔顿。这些圣职人士在讲话中特别说到：

“我们认为，美国政府至今所采取的行动还不足以保证萨尔瓦多政府显著地改变其行为。此外，我们深感不安的是，由于最近载有据说来自尼加拉瓜的武器的飞机坠毁事件，注意力正在从当前的危机上转移。这种做法是不能接受的。”

我们不能不和欧洲共同体大会一样有同感，共同体公开宣布——我在此是指11月23日从法国斯特拉斯发出的EEC电函：

“对暗杀队的暴行深感关注和愤怒，他们利用了战争局势进行肆无忌惮的行动。”

以外交政策高级官员弗兰斯·安德里森为代表的欧洲委员会——我引用同样的资料：

“同意欧洲代表的要求立即中止对萨尔瓦多的社区援助，除非政府和叛军之间签署停火协定。”

我们不得不提到11月24日《美洲瞭望》(America's Watch)的报道,其中透露:萨尔瓦多军队一直在进行有选择的屠杀,任意逮捕非战斗人员和进行酷刑,并在可确定程度上,由于不分青红皂的空袭贫穷的邻国而造成了大批平民生命的损失。在同一公报中《美洲瞭望》请大家注意,阿雷纳政府本周再次向萨尔瓦多国会提交了以前提出过的一项法案,当时由于国际上的批评而没有通过这项法案。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项法律已得到通过,它对凡参加被任意认为颠覆性组织的人或凡可能拥有可以同样方式描述的文献的人施行严酷的惩罚。

这项新立法将任何送往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等国际组织的关于人权的报告都以犯罪性质处理。它声明,对外国的任何访问或提供的信息产生了引起其它国家或国际组织干涉萨尔瓦多内政的宣言都将受到判处5至10年徒刑的惩罚。

新的法律也可以用来反对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外国机构以及接受这类援助的人。按照同一法律,新闻从业人员可以被随意判处一到四年的监禁。

对于大赦国际、基督教会全国理事会和其他组织报告中载列的一长串侵犯人权的行为,我们只能感到震惊。1980年以来,联合国大会对萨尔瓦多的人权情况表示了深切的关注。1981年3月11日,大会决定派出特别代表调查该国的人权情况。特别代表约瑟·安东尼奥·帕斯托尔·里德鲁埃罗先生在他的报告(E/CN.4/1989/23)中谈到了为政治目的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的数字不断增长,尤其是酷刑,逮捕和攻击人身安全和人格以及违犯国际人道主义法准则的情况不断增加。

萨尔瓦多大主教阿图罗·里维拉·达马斯阁下和副主教格雷格里奥·罗莎·查维斯阁下在他们的声明和布道中表达了合乎情理的关注和愤慨,我们同他们持有同样的心情。我们还要就耶苏会代理主教的声明和世界其他许多地区发表的许多声明表示我们的忧伤和声援。

美国政府对基督教教育研讨会的詹尼弗·卡索罗遭受逮捕一事所持态度，不能不使我们感到震惊。正如《纽约时报》1989年11月29日所指出的，白宫发言人菲茨沃特先生拒绝对他自己的同胞作出无罪推定，而这本是普遍公认的人权的基础之一，也是适当法律程序的一项基本保障。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只能作出和参议员克里斯托弗·多德同样的判断。他说：

“我对美国政府官员过去48小时以来的评论感到义愤，他们声称甚至暗示詹尼弗·卡索罗犯下了滔天大罪”。（《纽约时报》，1989年8月29日，第A8页）

多德参议员指称布什政府拒绝对卡索罗夫人作出无罪推定，并说政府官员在这个问题上的评论是“没有根据的、带有偏见的、不负责任的”。（同上）

人们不能被一层烟幕所蒙蔽，这是一道血幕。国际社会必须坚决、勇敢地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在问题所处的真正背景下来讨论这些问题并寻求解决办法，而不是按照意在歪曲事实，掩盖罪责的谎言来看待这些问题。

更令人震惊的是，那些在安全理事会上激烈谴责尼加拉瓜的人竟然就是在历史上应对其本国人民的悲剧负责的人，他们多年来始终是美国对我国的侵略计划的一个固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许多时候，萨尔瓦多的机场都被用来供多年来向反革命份子运送武器的飞机起飞和补充给养。只要提到美籍雇佣兵尤金·哈森弗斯的例子就足够了，他的飞机从萨尔瓦多的伊洛潘戈机场起飞后，在尼加拉瓜领土上被击落，他本人也被捕获，当时的情况和哈森弗斯先生本人的供述都无可辩驳地证实了这一点。我要指出，送到这里的地对空导弹——可以来自任何地方，任何人，这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是尼加拉瓜在中美洲战争急剧升级时期采用的。我不想在这一点上大作文章，这不是关键问题。我只想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地对空导弹是美国政府首先引入中美洲的，80年代中期，它向尼加拉瓜反革命份子提供了这些导弹。

人们只需要读一读每天的报纸，听一听广播，了解对奥立弗·诺思的审讯，就可以意识到萨尔瓦多政府和军队在针对尼加拉瓜的非法、非道德的罪恶战争中应负的巨大责任。

那些在其自己国家和在中美洲危机中采取这种行动的人，其意图没有别的，只能是处心积虑地危害自1986年在埃斯基普拉斯举行首次历史性会议以来的四年中艰苦地建立起来的和平机制。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我刚才所提及的内部和外部的动机，因为他们不能履行其依据埃斯基普拉斯、阿拉胡埃拉·太阳海岸和特拉协议他们所应承担的义务；因为寡头政治集团、军队和政府没有能力促进可能会在一个全部历史政权和财产始终落入极少数家族手中的国家里，实现可以接受的社会和经济公正条件的改革。他们这样做，还因为他们无法通过与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进行认真和实质性谈判以便寻找一项政治解决这个兄弟国家冲突的办法，来使中美洲协议生效。向萨尔瓦多劳工工会建筑物投掷的炸弹炸死了10个工会领导人，这种行径以及它拒绝履行在中美洲和平协议中规定的义务，也是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的根源。

我们只能认为这是他们的意图，他们破坏了自《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以来建立的中美洲机制和各种文书，断绝或中断了与尼加拉瓜的关系——而对此我国政府在我写这份发言时并未收到正式通知，虽然克里斯蒂安尼总统曾作过多次宣布。但在我今天拟完讲稿后，我收到了马那瓜发来的照会，到达的时间我想是昨天，这已是克里斯蒂安尼总统公开宣布之后3、4天了。

萨尔瓦多政府拒绝安理会关于推迟现在的会议以促进谈判并拯救下次中美洲首脑会议的要求。我们只能认为他们是蓄意破坏埃斯基普拉斯缔造和平的机制，破坏联合国在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小组和国际支持与核查委员会体制内建立的机制。

不管怎样，尼加拉瓜与萨尔瓦多的态度显然不同。萨尔瓦多正断绝关系，无

视安理会要求，把此事提到安理会以在中美洲总统可能举行首脑会晤之前毒化气氛。萨尔瓦多宣布与尼加拉瓜断绝关系，绕过中美洲协议建立的执行委员会和其他机制而急急忙忙地来到安理会。而尼加拉瓜则从未这样做，虽然萨尔瓦多军队与政府参与了对我国的侵略已不是秘密。尼加拉瓜从未这样做，虽然大家知道谁在资助和指挥战争，反革命分子的基地设在哪里：就是那些近十年来给我国带来悲恸和流血的反革命分子。

没有其他中美洲国家遭受过这种共谋罪行之害。但我国的立场一贯是寻找对话、外交和国际法这些文明手段来解决冲突。

我们提议并热情支持总统级首脑会晤。过去10年中我们敦促联合国和美洲国家组织介入解决中美洲危机。我们是对建立联合国中美洲观察小组和国际支持与核查委员会极感兴趣的国家之一。我们完成了以下的义务：使所有中美洲国家都承担义务让国际观察员核查选举。我们提前一年举行了选举。我们释放了大多数因反革命军事活动而监禁的人。我们通过了新的新闻法。我们改革了选举法。我们完成了民族对话的义务。我请问别国做了什么。

美国通过所有途径公开反对在中美洲各国总统在《特拉协议》中规定的日期之内解散反革命。很明显，从现在到12月5日反政府武装不会解散。但这却是实现和平的关键因素。

我们讲过，萨尔瓦多政府显然没有履行中美洲协议和承诺中规定的义务。

在《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议》和其后的宣言中，萨尔瓦多政府承诺开创政治对话进程，努力实现民族和解以导致各方同意的停火和政治解决萨尔瓦多冲突。最近在洪都拉斯的特拉，中美洲各国总统强烈敦促

“法拉本多·马蒂解放阵线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进行建设性的对话。同样，（他们敦促）萨尔瓦多政府在完全保障的情况下并本着危地马拉程序第2点的精神安排使该阵线成员进入和平生活”。（S/20778, annex I, 第10页）

我们不知萨尔瓦多政府为解决分裂其人民的内部冲突干了些什么。阿尔弗雷多·克里斯蒂安尼总统能象他在洪都拉斯的特拉所承诺的，保证使该阵线成员进入和平生活吗？

克里斯蒂安尼政府拒绝与游击队停火，重开本应在墨西哥和哥斯达黎加的圣何塞继续的谈判进程，该政府决定与我国断交并拒绝关于出席12月在马那瓜举行的下一次中美洲首脑会议的邀请，这些表明他显然无意走对话和谈判的道路，而是明确决定回到战争的道路上去。

这一局势使尼加拉瓜，我相信也使安理会和国际社会严重关注。

我们不能无视美国政府对整个局势负有的严重责任。她把数十亿美元的军事援助送给萨尔瓦多政府。她一再为中美洲国家总统的和平努力设置障碍。她决定不解散反政府武装，这违反了特拉协议，该协议规定必须在今年12月5日前将这些雇佣军解散，解除武装、遣返或转移。

和平必须是所有人共同的努力，必须基于诚实地承认每方承担的义务：我是指参与和平计划的所有中美洲国家，是指参与战争计划的美国。

同时，安理会应采取必要措施保障萨尔瓦多的基本人权，促进达成各方同意的停火并开始在萨尔瓦多政府和解放阵线之间开始有效的实质性谈判，这是中美洲各国总统协议所要求的，也是国际社会，包括保罗二世宗座、欧洲议会、美洲国家组织、不结盟国家运动和其他组织所呼吁的。

我国代表团本着此精神愿在我们关于结束在萨尔瓦多的流血的人道主义呼吁之外，提出一份决议草案，这份草案我们昨天已提交给安理会主席。

我们牢记保持《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开始的和平进程和按时召开下次首脑会议的重要性，认为联合国秘书长和美洲国家组织在其为中美洲冲突各个方面所做的所有值得赞扬的工作之外，应运用或继续运用斡旋手段来保证定于12月初举

行的中美洲首脑会议的举行。 他们的与会及其他对促进中美洲和平真正感兴趣的国家的与会——无论他们是否参加了过去的缔造和平的活动——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现在萨尔瓦多局势严重恶化威胁中美洲和平进程，而这又要求国际社会为解决这一冲突提供最有效援助之时更是如此。

我们要求停止这场战争，以此作为在萨尔瓦多实现和平的基本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积极要求在社会和经济方面实现公正，以便减少不平等，恢复该国人民的基本的人格尊严。

迫切需要停止这场战争，但这还不够。 战争破坏了和平，但战争的停止并不会充分地恢复真正的和平。 和平并不仅仅是没有战争，尽管这是和平的一个必要条件；和平意味着过上自由与有尊严的生活，意味着人类道德价值准则和各国人民的自决与主权受到尊重。 和平意味着尊重生命和物质上的幸福。 和平意味着尊重人权。

我们要求在萨尔瓦多实现停火，要求停止这场战争。 但是，我们不能无视下列事实：在该国建立一个更为人道和更多社会公正的制度是必需的。

正如1987年8月7日的《第二次埃斯基普拉斯协定》所说的那样，我们认为，我们都必须“充分地接受为中美洲创造一个和平命运这一历史性的挑战”，使自己致力于“为实现和平和消除战争所进行的斗争”，使“对话战胜暴力，理智战胜仇恨。”（A/42/521，英文第3页）

最后，我以教皇约翰·保罗二世向耶稣会发出的信中下列一段话来结束我的发言：

“我已获悉六位耶稣会教士在萨尔瓦多被杀害的恶耗，希望向你们耶稣会转达我感受到的巨大悲痛，我同整个耶稣会和受害者的亲属一样感到悲伤。与此同时，我祷告上帝保佑他们的在天之灵，希望这一牺牲将不会白费，而会成为饱经苦难的萨尔瓦多出现博爱与和谐的种子。”

主席：我感谢尼加拉瓜代表对我说的友好的话。

萨尔瓦多代表要求发言，我请他发言。

卡斯塔涅达先生（萨尔瓦多）（以西班牙语发言）：我刚才的发言是十分谨慎、克制和富有建设性的。但是，在听取了一个害怕面对自己的人民自由表达意愿的政府的代表所说的如此傲慢的话之后，我不能沉默不语。这一政府正在制造烟幕对我国进行恶毒的攻击，帮助非正规军，蔑视指导国际社会的最基本的原则，破坏其已加入的所有协定，并以一种不负责任、毫无克制的方式谈论他国的内政。

根据宪法，我国需要尊重人权。这是一个我们将履行的承诺，这不仅是因为这已载入我国的宪法，而且也因为这是萨尔瓦多人民和政府的使命。

最近在我国发生了令人极为悲痛的事件。从尼加拉瓜运进来的武器已使多少人丧生？尼加拉瓜正在帮助对我国的侵略，我来到安理会正是为了谴责这一侵略。

皮克林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以英语发言）：我极为遗憾地在此发言，对尼加拉瓜代表对美国代表提出的诸多毫无根据的指控加以谴责。不幸的是，他在他的冗长和煽动性的发言中似乎是在提出根据，试图为他的显然在干涉萨尔瓦多内政的政府的行动辩护。

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对民主选出的萨尔瓦多政府发动的战争已大大升级。正如我们在这里的屏幕上所看到的那样，尼加拉瓜政府和古巴政府对该阵线进行了大规模的重新武装，提供了尖端的苏制武器，现在包括 SA-7 式导弹，使战争升级成为可能。

使我们感到震惊的是，桑地诺分子不顾一切、危险和不可原谅地将萨尔瓦多的冲突升级，这只会使暴力对抗延长。已有证据清楚地证明，萨尔瓦多的战争是由



马那瓜一手制造的。桑地诺分子公然违反自己在《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和《特拉和平协定》中作出的承诺，继续在古巴支持下，在身在马那瓜的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指挥人员的主持下向该阵线补充给养。

人们不禁要问：桑地诺政府想要达到什么目的。近几个月来，桑地诺分子已停止执行尼加拉瓜境内的停火。他们已将大批军队调到与洪都拉斯接壤的边境，而且已在萨尔瓦多的冲突中引进了新一代的武器。

显然，尼加拉瓜政府想把中美洲的注意力引到军事冲突上，而不是集中在尼加拉瓜国内的选举进程上。桑地诺分子向法拉本多·马蒂民族解放阵线运送武器，提供军火，这显然违反了《埃斯基普拉斯协定》和《特拉协定》。我们紧急呼吁尼加拉瓜政府及那些向供应者提供军火的人遵守上述协定的精神。

请不要弄错：美国支持《埃斯基普拉斯协定》中包括的民主化与和平的进程。这些协定为在中美洲建立真正稳定和持久的和平，为向这一地区的许多战争与经济贫困的受害者提供一个较好的生活提出了一个可行的程序。美国向萨尔瓦多提供的经济、军事和人道主义援助是为了帮助一个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政府来支持和平进程，并且用来作为其经济和基础设施遭受游击队破坏和袭击后的一种弥补。

关于对尼加拉瓜抵抗力量的援助，美国的立场是非常清楚的。美国已经停止向尼加拉瓜抵抗力量提供致命的武器，我们遵守埃斯基普拉斯进程。实际上，《特拉协定》具体规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

尼加拉瓜政府以正相反的方式行事。尼加拉瓜援助一个叛乱组织，该组织的政治代表得到的选票不到百分之四，它再次对抗一个按照宪法选举出来的政府，直接违反了和平进程。尼加拉瓜不仅向叛乱分子提供军事上的援助，而且还提供最恶劣的无人道的援助——怂恿游击队的恐怖活动，导致了更多人丧生的悲剧。

这绝不是促进和平进程的方式。世界与萨尔瓦多叛乱分子最终必须承认并尊重民主选举的政府，这样才会有和平与秩序。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继续支持萨尔瓦多政府，使民主得以生存。美国坚持致力于支持民主选举的萨尔瓦多政府反对桑地诺支持的法拉本多·马蒂解放阵线的暴力与恐怖主义战术的斗争。

主席：我现在请尼加拉瓜代表发言。

塞拉诺·卡尔德拉先生（尼加拉瓜）（以西班牙语发言）：我们终于听到了中美洲危机幕后的国家代表的发言。它在这个论坛发言是好的，在这里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提供武器——这不是我捏造的——既不是假设的事实也不是一个借口，而是美国政府自己确认和承认的，它要对尼加拉瓜5万人和萨尔瓦多7万人的死亡负责。

澄清了责任是一件好事，但显然我必须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正是那些顽固不化的中美洲武器供应者引起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注意。我相信历史和事实是有目共睹的。我们都能看到现实，我没有在这里捏造任何东西，我也不用花言巧语来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事实是，美国自己承认了对我国进行的八年战争，在这场战争中，它武装并指挥了反革命力量。这些是事实，而不是花言巧语。

另一件奇怪的事情是，他竟然到这里来讨论尼加拉瓜的选举。他代表的国家一直力图干涉我国的选举进程，其方法是向反对派提供公开承认的财政援助。

最后，我发言的基本要点——而且整个安理会，包括美国代表都了解这一点——是我愿提请人们注意一种局势并重申，不能玩弄关于危机的外部理论、也不能否认每个国家对这场危机的责任。这是我发言的中心。

当我谈及内部问题的时候，我指的是美国，它在中美洲的行动不能被看作是外部因素，而是破坏稳定的起因，这不仅是在该地区，而且在中美洲每一个中美洲国家都是如此。所有的独裁统治背后都有美国撑腰，它们对中美洲人民所遭受的残酷剥削从不关心。美国对这个问题负有大部分责任。

然而，我发言的意图——我确信你们已理解了这点——也是为了呼吁和平、商定停火、进行有效、立即和实质性对话以及进行能够为解决萨尔瓦多冲突打下基础的真正谈判。

我还呼吁美国政府以符合直到最近才出现的和无头绪的方式行事。我们都在共同斗争，使局势不会全面扰乱中美洲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生活。我们呼吁他们推动并鼓励中美洲人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并相互之间达成协议的机会。因为事实上，在说了和做了这一切以后，尽管有那么多矛盾、冲突和危机，把我们各国人民连接在一起的根子是很深的，还因为正如我在联合国各种发言中多次说过的那样，使我们团结在一起的东西要比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更为强大。

这就是我发言的精神，我的发言反映了尼加拉瓜政府的立场。我们希望，同样本着这一精神，联合国将最终理解，各国人民有着自己的命运，他们不只是镜子中的映像，也不只是一国外交政策——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大——的副产品，归根结蒂，非正义永远是任何危机的根源。但在每一个希望的中心都有一种潜藏的可能，一种现实，即明天我们也许会给希望生活在和平中的所有中美洲人奠定和平的基础和原则并提供未来的机会。

美国在《特拉协定》后发表宣言说叛乱分子将不是在12月5日之前而只是在大选以后才遣散是不够的。这个国家把这两者挂起钩来是不恰当的，因为它没有权利这样做。没有人给它这样说话的权利。我们都必须表示尊重，我根本没有讲任何煽动性的话。也许对美国代表来说，直言不讳和讲究事实而不是捏造事实和故弄玄虚都是煽动性的。当说什么直到大选后才遣散反政府军时，这是对尼加拉瓜内政的公然干涉，显然违反了中美洲各国总统之间的协定，并且是中美洲和平进程的一个明显的障碍。

然而，我在结束发言时要为理智、理性和我们大家一起在联合国的领导下努力寻求通向中美洲和平道路的可能性呼吁。

主席：本次会议已经没有人要发言了。 安全理事会下次开会继续审议这一议程项目的日期将与安理会成员协商确定。

下午 7 点零 5 分散会。